

第一百零三章 辛酸淚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其實，每一個人在某些特定的時候，都會往回去看自己的一生，追溯一番過往，展望一下將來，這便是所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了。隻不過放在一般情況下，這種工作往往是人們已經對生活感覺到厭倦，或者他已經達到了自己某一個既定的目標之後，才開始的。最常見的模型，自然是一個老頭兒在渭水旁邊一邊釣魚，一邊喟歎人生如腳下之流水東去而不回。

範閑不是苦荷，他沒有釣魚的愛好，他的年紀也還小，隻是他的生命卻比這個世界上的其它人都要多了一次重複，仔細算來，他應該是個三十幾歲，快要知天命的中年男人才是，隻是卻被迫呆在一個美麗的香皮囊裏被迫這個詞有些矯情，暫且不論但他也會進行一下反思。

不是抱著俏佳人感歎當年沒有為人類美好正義事業努力，而是在一種混沌之中尋找清明，試圖再次尋回自己的堅定和明確的目標，因為現在的他，有些迷糊了。

之後，他一直是個有堅定目標的人，在懸崖之上，曾經對五竹叔以三個代表為基礎，發過三大願心，時至今日，三大願基本上已經實現，隻是不好色如範閑者鮮矣，他身旁的女人始終是多不起來。

三大願的根基自然是活下去，為了這個目標他一直在努力，在強硬，在冷血。而且三大願的隱藏技能或者說是附贈屬性，自然就是他對範尚書說過的人生理想權臣。

如今在慶國，在天下，範閑真真當得上權臣二字了。行走各地，無人不敬，無人不畏，然而真真一朝如此。將知天命的年輕人終究還是迷糊了起來，這便真是自己要的生活？

他一個人行走在華圓通往江南總督府地路上（昨天好像寫錯了一個地名，抱歉。），低著頭，像一個哲學家一樣地惺惺作態，身後卻跟著幾名虎衛，街道兩側還有許多監察院的密探暗中保護。

“小範大人。”

“小公爺。”

“欽差大人。”

“提司大人。”

一連串飽含著熱情、奉承、微懼味道的稱呼從身旁響了起來，範閑一驚，愕然抬頭，發現自己已經走入了江南總督府。江南道的官員們正分列兩側，用“脈脈含情”地目光看著自己，說不出的熾熱與溫柔。整座官衙似乎隨著他的到來，倏乎間多了無數頭吃了不良草料的駿馬，屁聲雷動。

範閑下意識裏撓了撓頭，沒有在意這個動作稍失官威，自嘲地笑了起來。把先前那些環繞在腦中的形而上東西全數驅除，是的，人生確實需要目標。但自己現在就開始質疑人生或許太早了些。牛頓直到老了才變成真正的神棍，小愛同學的後半輩子都在和一大統咬牙切齒，但這二位牛人畢竟算是洗盡鉛華後的回樸，自己又算是什麼東西？

自己終究是個俗人，必須承認，自己終究還是享受些虛榮、權力、金錢、名聲所帶來的好處之中。

範閑一麵與官員們和藹可親地打著招呼，一麵往總督府地書房裏走去，心想自己和葉輕眉不一樣，還是不要往身上灑理想主義的光輝了。

在這個世界裏。不，是在所有的世界裏，理想主義者都是孤獨寂寞地，都是容易橫死的，而範閑不可能接受這兩條。

還是老老實實做個權臣好了，他在心裏如是想。

然而當他走到了薛清的書房，低著頭與薛清聊了許久之後，內心又開始自嘲起來，權臣這種東西是想做就能做的嗎？那得看陛下允不允許你做，一個昏庸無能的皇帝，可能會被一個權臣架空，可像皇帝老子這種人物，怎麼會給自

己這種機會，自己活了三十幾歲，怎麼還這麼天真可愛？

他伸了個懶腰，眯著眼看著太師椅裏閉目養神地薛清，在心裏暗罵了兩句，開口說道：“查帳這種事情讓戶部做就行了，這內庫一向是監察院管著的...怎麼卻又忽然讓都察院來湊一手？幾個月前那些禦史不都下了獄，都察院裏哪裏來這麼多人手查帳？就算人手夠，但那些隻知道死啃經書的家夥，看著帳上地數字隻怕就要昏厥了過去。薛大人，這事兒您得上折子...江南好端端的，又來些子人，實在有些想不過味兒。”

薛清笑了笑，在心裏也暗罵了兩句，想著戶部是你老子開的，監察院是你管的，內庫是你坐在屁股底下的，這還查個屁？京都方麵對這件事情早就有意見，此時門下中書新出了主意，還不就是怕你小子把內庫裏的東西全偷出去賣了。

不過範閑在江南一年半，與薛清配合的極好，二人間極有默契，薛清也不知從他身上撈了多少油水，這話可不能說明白，想了想後，說道：“來人查也不是不行，不過你和都察院有積怨在身，讓他們來查，誰知道他們會不會公報私仇。”

這番話永遠隻能是這些高官們私下說的。

“就不能再攔攔？舒蕪那老頭兒和胡大學士是不是閑的沒事兒幹了？”反正書房裏沒什麼外人，範閑惱火說著，但他心裏明白，名義上是門下中書發地函，實際上是皇帝老子的意思，內庫監察院這塊兒讓自己一手捏著，終究不是個妥當的法子，在京都監察院裏摻了一把賀宗緯牌沙子，卻被萍萍壓的不敢喘氣，這便是往江南來摻了。

範閑警惕的是，皇帝是不是沒有相信自己關於招商錢莊的解釋，還是對自己與北齊人之間的關係起了警惕。至於走私一事，他並不怎麼在乎，長公主都走了十來年，自己才掙一年的油水，反手就給國庫送了那麼多雪花銀，皇帝老子斷不至於如此小氣。

看著範閑有些不愉的臉色，薛清哈哈笑了兩聲。安慰道：“還不是做給朝中人看，你擔心什麼？就算派個欽差領頭的三司來查，你這隻手一翻，誰還能查到什麼？不要忘了。你也是位欽差大人。”

薛清將手一翻，趁勢握住了桌上那杯茶，喝了一口。

範閑盯著他那隻穩定地手。心裏閃過一個念頭。走私的事情，薛清知道一些。卻不知道其中內情，所以才會顯得如此鎮定。如果讓他知道自己在暗中損壞慶國地利益，隻怕這老小子會驚地把這杯茶摔到地上。

他正準備再澆點油，加把火。不料卻看到薛清把茶杯放下後，換了一副極為認真的臉色。

官場交往。尤其是像薛清這種土皇帝和範閑這種皇子身份地人，基本上把一些重要的事情都放在嘻嘻哈哈裏說了，免得讓彼此覺得隔膜太多。有趨於冷淡地不良勢頭，所以像此時薛清如此認真地臉色。範閑還是頭一遭看到，不由皺起了眉頭。

薛清沉默很久之後。緩緩開口說道：“京都的事情，小範大人你自然比我清楚，不知道你是個什麼樣地看法？”

看法？屁的看法。這種大事情，老子一點看法也沒有。範閑閉著嘴。一聲不吭，隻是含笑望著薛清領下地胡子，像是極為欣賞，反正這個天底下。除了那幾位大宗師加上皇帝老子外。他誰都不怕，自然敢擺出這副泥塑模樣。

薛清咳了兩聲，看著範閑的模樣。知道自己這話問的太沒有水平，而對方地無賴比自己更有水平，自嘲地笑了笑，斟酌片刻後，直接說道：“明說了吧，陛下...要廢儲了。”

範閑一怔，似乎像是沒有聽清楚這句話，片刻後回過神來，猛地站起。盯著薛清的眼睛，許久沒有說話。

他地心中確實震驚，震驚的不是廢儲本身，也不是震驚於薛清與自己商量，而是震驚於薛清既然敢當著自己麵說，那肯定不是他猜出來，而是宮裏那位皇帝已經給自己的死忠透了風聲，同時開始通過他向四處吹風

難道典論就要開始了？

薛清地手指頭輕輕叩響著桌麵，望著他微笑說道：“小範大人為什麼如此吃驚？這件事情難道不在你的意料之中？”他忽然歎了口氣，眉間閃過一絲可惜之色，緩緩說道：“其實也不怕你知曉，我已經上了折子勸說陛下放棄這個念頭，隻是沒有效果。”

“您讓我也上折子？”範閑看著他。

薛清微嘲說道：“您和太子爺是什麼關係，誰都清楚，老夫不至於如此愚蠢。”

停頓了片刻，他輕聲說道：“陛下心意已定，我們這些做臣子隻好依章辦事...”說到此處，薛清又停了一下，似乎心中也很疑惑，明明太子這兩年漸漸成長，頗有篤誠之風，各方麵都進益不少，為什麼陛下卻要忽然廢儲，隻是他隱約猜到肯定是皇族內部出了問題，當著範閑這個皇族私生子地麵，他斷不會將疑惑宣諸於口。

範閑想了會兒後問道：“這件事情有多少人知道？”

“江南一地，肯定就你我兩人知道。”薛清說道：“不過我相信七路總督都已經接到了陛下的密旨，就看大家什麼時候上了。”

範閑心中冷笑一聲，皇帝也真夠狠地，甚至狠的有些糊塗了，太子一年間表現優良，此次遠赴南詔不止沒有出什麼差錯，反而贏得朝中上下交口稱讚，想必皇帝想廢儲，要找借口太難...竟然用起了地方包圍中央的戰術。

隻是七路總督雖然說話極有力量，但畢竟是臣子，誰敢領著頭去做這件事情？就算是陛下地密旨所令，可是七個總督也不是蠢貨，想必不會相信自己參合到皇位之爭中，將來還有什麼好下場。

薛清似乎看出了他心中的想法，緩緩說道：“本督，想必是第一個上書進諫陛下廢儲地官員。”

範閑一怔，靜靜望著薛清的雙眼，他知道此人是皇帝的死忠，但沒有想到對方竟然死忠到了如此程度。

“理由呢？”他皺著眉頭，提醒對方。

薛清微微一笑，看著範閑：“這便是我今日請大人來的原因...陛下地意思很清楚，八處應該動起來了。”

範閑此時已經坐回了椅子上，微微偏頭出神，要廢儲，自然是要用監察院八處打頭，當年太子畢竟有不少不怎麼好看地把柄落在了內廷與監察院的手中，再加上江南明家官司關於嫡長子天然繼承權的戰鬥，這件事情不論從哪個方麵看皇帝要廢太子，自己應該就是那個馬前奔。

他地麵色很平靜，看不出內心的激蕩，半晌後說道：“地方是地方，京都是京都，如果僅僅是這些動作...朝中的反噬會極大，門下中書那幾位大學士可不會眼睜睜看著太子無過被廢。”

他說的是事實，文臣們一心為慶國，求的便是平穩，對於皇帝這個看似荒唐的舉措，當然會大力反對，隻怕朝堂之上不知又要響起多少杖聲。

“尤其是監察院不能出麵。”範閑低著頭說道：“我不方便出麵，監察院是特務機構，我和太子向來不和，有些話從我的嘴裏說出來...隻會起反效果。”

“你的話有道理，我會向陛下稟報。”薛清想了想後說道：“有件事情陛下讓我通知你，再過些時日陛下會去祭天。”

範閑今日再覺驚訝，皺眉許久，才緩緩品出味道，慶國雖然鬼神之道無法盛行，不像北齊的天一道那般深入人心，但對於虛無縹緲地神廟依然無比敬仰，如果皇帝老子真能搞出什麼天啟來...

對太子的典論攻勢在前，七路總督上書在後，再覓些臣子出來指責太子失德，不堪繼國，最後皇帝左右為難，親赴大廟祭天，承天之命，廢儲。

嗯，好荒誕的戲碼，好無聊的把戲。

範閑搖了搖頭，問道：“什麼時候？”

“一個月後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